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222
20 May 1980
CHINESE

第二二二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0年5月20日星期二中午12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乌马鲁先生

成员国：孟加拉国

中国

法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牙买加

墨西哥

挪威

菲律宾

葡萄牙

突尼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赞比亚

(尼日尔)

凯泽先生

陈楚先生

勒普雷特先生

蔡赫曼先生

米尔斯先生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

奥尔戈尔德先生

扬戈先生

马蒂亚斯先生

埃萨菲先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古尔丁先生

范登·霍伊维尔先生

穆图克瓦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3550室）。

下午12时15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

1980年5月16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3941)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国，我收到了以色列和约旦代表的信，要求参加讨论议程上的问题。按照惯例，我提议安理会如果同意，按照宪章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有关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应主席的邀请，努赛贝赫先生（约旦）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我收到了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1980年5月16日的信，内容如下：

“我荣幸地请求安全理事会按照惯例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安理会审议‘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那个项目。”

该信已作为安理会第S/13950号文件分发。

突尼斯代表的提议不是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或第39条提出的，但如安理会同意，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辩论将会给它以按照第37条应邀参加辩论的各会员国相同的权利参加辩论。有没有安理会成员愿就此问题发言？

范登·霍伊维尔：美国代表团已一再表明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安理会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有些人解释为给以和联合国会员国相同的权利参加辩论，是不适当的。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将投票反对这个邀请的措词。

主席：如果没有别的代表想要在这时候发言的话，我就认为安理会现在准备对突尼斯的提案进行表决。

就这样决定了。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孟加拉国、中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牙买加、墨西哥、尼日尔、菲律宾、突尼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赞比亚。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法国、挪威、葡萄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10票赞成，一票反对，四票弃权。提案获得通过。

应主席邀请，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国，我收到了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1980年5月16日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我荣幸地请求安全理事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哈利勒市市长法赫德·卡瓦斯玛先生，哈勒胡勒市市长穆罕默德·米勒希姆先生和哈利勒市伊斯兰法官拉贾卜·阿塔米米先生参加安理会审议题为‘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的项目。”

该信件已作为安理会第S/13942号文件分发。如无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按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法赫德·卡瓦斯玛先生，穆罕默德·米勒希姆先生和拉贾卜·阿塔米米先生。

无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项目。

安全理事会今天是应1980年5月16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3941）的请求开会的。

安理会各成员面前都有第 S/13938 号文件，其中有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468(1980)号决议提出的报告全文。

安理会成员面前还有第 S/13949号文件，内有一项决议草案的案文，是在协商过程中拟订的。

发言名单上第一位是约旦代表，我请他发言。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主席先生，我愿借这次在本月安理会上发言的机会向您，友好的尼日尔的乌马鲁大使就任安理会主席致以衷心的祝贺。您的智慧，政治家风度和献身精神是大家所公认的。

我还有幸能以最高的评语赞扬友好的墨西哥的莱多大使在四月份杰出地主持了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在过去两个月中，安理会遇到了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与巴勒斯坦问题有关并由此而引起下列一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悲剧和侵略：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和祖传家园的剩余部分无情地、大规模地不断吞噬；一再地对独立的主权国家，我们的姐妹邦黎巴嫩进行同样不停的破坏侵略；不恢复被悍然篡夺的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长达三十年之久的冤案仍然不得平反，最后，犹太复国主义采取了不分皂白、违法犯纪行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午夜后一小时，残暴而凶狠地劫持了哈利勒市市长法赫德·卡瓦斯玛，哈勒胡勒市市长赛义德·穆罕默德·米勒希姆和拉贾卜·阿塔米米酋长阁下，把他们从家中和本乡驱赶出去。

安理会讨论了很多项目，这些项目既不是彼此无关，可也不是把所有的都包罗在内，但它们说明和体现了一个恶毒的阴谋，昼夜不停地被披露了出来，那就是要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全部消灭，代之外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公然无视一切国际法和公约的准则，明目张胆地反抗安理会 12 天前才通过的一项明确决定，把三个巴勒斯坦名流驱逐出境，使安理会更有绝对必要全盘估量犹

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和冲击，因其为害之大毫无问题是战后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也是联合国成立以来无与伦比的。

驱逐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三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领袖的事情，虽然严重，但是问题还不在此，因为以前已有1,600名其他领袖被驱赶，包括耶路撒冷阿拉伯区行政长官，尊敬的鲁希·卡提卜先生被驱逐，成为吞并耶路撒冷圣城的前奏。他们这些人被放逐时路经约旦的瓦迪阿拉伯无人居住的荒野，面临由于饥、渴、精疲力竭而死的危险，或穿过姐妹之邦黎巴嫩的崎岖山地，主要是通过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仆从、叛徒和内奸萨阿德·哈达德控制下的地带，希望在那里借子弹或地雷完成杀害这些被放逐者的任务。昨天有人对我说，在南部黎巴嫩的一切暴力行为都从那里出发的作战指挥所里，希伯来语是他们所使用的唯一语言，而那个叛徒萨阿德·哈达德还自称是为黎巴嫩的完整而战呢。有的被驱逐出境的人被赶过约旦河，在那里，他们的约旦兄弟们只能，也只会热情地拥抱他们，就象最亲的亲人一样。

由于威逼，使用武力及用扩音器恫吓要杀害那些留在家里的的人，在基层有几乎30万从加沙地带和西岸来的人目前都无家可归，他们仍在东岸等待落实联合国的决议，这些决议从1967年以来就号召让他们返回家园。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是成千上万年华正茂的青年男女经受了犹太复国主义——纳粹的刑讯室里和无法直立或伸腿的没有窗户的囚室里的折磨。数千人仍在这样默默无闻地耗费他们的青春，其中很多人已达13年之久。

这就是披着人皮的狼和野兽、失去人性的犹太复国主义世界的人权。

耶路撒冷阿拉伯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在根据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六、七千年来就是巴勒斯坦人不容剥夺的家园中，只占五分之一的地方。这些巴勒斯坦人建立了耶路撒冷——圣城——雅法、海法、哈利勒、拉姆勒、利达、阿斯卡兰、加沙、拿撒勒、伯利恒、阿克、杰里科和无数其他的城市 and 村镇，尽管曾经外来部落，包括希伯来人的—再征服和侵犯。因为这片盛产牛奶和蜂蜜的神圣土地是先知、

男女英贤，文化和文明的故乡——确实是伟大的文化摇篮之一——是叙利亚文化的中心和灵魂，自来具有把一切都吸收溶化在一起的毅力和胸怀。

这是几千年来第一次，巴勒斯坦人被大批赶出家园，先是在1947—1948年然后在第二阶段，1967年以后，他们不断地被赶出家园和被屠杀。死硬、狂热的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无法和他们视为不纯洁的异教徒共存和溶合在一起，尽管他们自己的文字记载和历史都详细地告诉他们巴勒斯坦人是谁，告诉他们古希伯来人如何在他们现在的巴勒斯坦受害者的手中和土地上取得短暂的存在并受到教育，包括他们在宗教方面的经验。甚至“zion”这个字，现在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把它用来作为残暴迫害的工具，也是来自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居民，他们用这个名字称呼纳比杜德山，先知大卫曾在那个山上驻扎军队并从那里暂时征服了耶路撒冷的当地创始人和居民。

非法驱逐哈利勒市、哈勒胡勒市的市长和杰出的哈利勒市伊斯兰法官是最近发生的事，但绝非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屠杀的方式灭绝巴勒斯坦人民的计谋的最后一次表现。

1947—1948年，就在联大通过关于分割巴勒斯坦的第181(II)号决议只有几天之后，庞大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军事机器开动了。根据《达列计划》——我不需要提任何计划，因为我那时亲眼看到正在发生的事——以色列的目标是抢在上述决议付诸执行的前面，把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从五分之四的巴勒斯坦土地上赶出去，另一方面却虚伪地口头上接受那个决议。剩下的五分之一土地，那些以色列人未能拿到手，因为当英国的委任统治结束时，阿拉伯国家及时进行干预，阻止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继续进攻。后者以无辜的、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的血浸透他们的进路，毁坏或没收了这些受害者的土地、农场、房屋、城镇和财产。

1949年洛桑会议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它在三十多年前就可以在大会第181(II)和194(III)号关于遣送巴勒斯坦人民返回他们家园和祖国的决议的基础上结束全部

冲突。所有与此冲突直接有关的阿拉伯国家都草签了协议，以色列最初作为一个巧计也这样做了以便能进入联合国但在达到目的之后随即背信弃义。

今天，一个经过洗脑的世界把巴勒斯坦人称为死硬极端主义分子或恐怖主义分子，只不过因为他们要求得到他们应该有的返回家园、重建他们破碎的山河的权利，而这个权利原是联合国本身奉为神圣的，更不要说是最基本的正义了。

过去13年来，在耶路撒冷阿拉伯区以及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有人千方百计地造成一个类似的既成事实，使那里的本来面目现在完全无法辨认。被占领领土已有百分之三十五的面积被殖民地化了。水利资源也被夺了去为犹太复国主义殖民者服务，被占领领土手无寸铁的居民们不断地遭到日益猛烈的暴力侵袭和虐待。小学和中学、大学都瘫痪了；戒严令和集体惩罚在疯狂地推行。当局强制推行了经济扼杀政策——甚至在庄稼即将成熟的时候对阿拉伯土地散布有毒的落叶剂，用这种作法迫使我们同胞移民。哈利勒（希布伦）市的50,000居民被关闭在家里，只准有一至二小时一段时间可以取水和食物。昨天，在实行了16天的戒严之后，解除了白天戒严令，但仍实行从黄昏到次日黎明的宵禁。哈勒胡勒市去年也遭到同样的命运。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和黎巴嫩的城市和村镇几乎每天都受到来自海上陆上和空中的袭击。因为人们已对这些习以为常，所以即使古老的腓尼基城市和村镇如西顿和苏尔（蒂尔）等地方遭到大面积的破坏，无辜平民的生命受到损失，报纸上也只作最简略的报导而已。

虽然我们有长期的困难，我们绝不因此气馁或屈服。因为这违反我们的本性。当前，巴勒斯坦人民是目标，以色列人要对他们实行慈善的致命一击。但他们的受害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无论在国内还是流亡在外，都具有无限的忍耐力。英国人很了解这一点，因为大约45年前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就是第三世界里第一批，如果不是第一个的话，站起来进行了整整三年的武装叛乱和六个月的罢工，同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日不落王国进行斗争。第一个武装解放斗争仍是几乎唯一尚未成功

的解放斗争，这是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表面看来巴勒斯坦人是单独地在斗争，但实际上正相反。我们那广大地区的群众越来越认识到当巴勒斯坦民族全体都被杀光后，他们之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下一个目标。无论是武力征服还是经济帝国主义的真正目标，都是整个阿拉伯世界和更大的伊斯兰文明区。我们这个地区的各国人民非常了解这一点。无怪目前在伊斯兰堡聚会的40个伊斯兰国家外交部长们决定建立一个集体安全协定，主要是共同对付犹太复国主义扩张主义及被其引入歧途的支持者，其中首先是误入歧途的美国。我很欣慰能够看到一线光明，在今天的《纽约时报》上看到由50个美国名人签署的一个广告，谴责以色列放逐我们著名的市长和希伯伦杰出的伊斯兰法官的残暴行径。

确实，克奈塞特（以色列议会）已开始进行的，把吞并耶路撒冷阿拉伯区合法化的程序从根本上打击了这个地区的精神价值和遗产。把1,400年之久的易卜拉欣清真古寺的圣殿致成为一个犹太教堂，只留下几平方米的一小块地方让伊斯兰信徒们作礼拜——有这位杰出的法官在我们这里，他能告诉你们具有1,400年历史的圣殿成了什么样子——预示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待一切圣地（包括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各种计划的本质是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已对基督教的朝拜圣地就如同在巴勒斯坦一样加以破坏。如果这些犹太人对这个圣地有任何尊重的话，他们就不会在大殿里跳的不卡舞了，此外他们还干了一些在夜总会和酒吧间才算正当的无法形容的破格的事。一个端重的人在参观一个历史古迹或博物馆时举止端重，更不要说是参观一个朝圣的地方、一个有1,400年历史的寺院。但对这样一个实体，又有什么可以希望它干的呢？它把一个猎人如兽的职业杀人犯埃利·哈泽耶夫奉为它的民族英雄来庆祝。这个人声名狼藉的犯罪记录包括了他在越南、美国和我们被占领的神圣土地上所干的一切事情。

我们不以日、月或年来计算事情。这些在历史上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但是对所有关心世界和平、安全和法治的人们，我要说那些依靠我们地区暂时的阵容不整

和小小意气之争的人只不过是沉醉于他们自己鼠目寸光的决策而已，将来定会证明我说的话是对的。

我们这个广大世界的物质资源、人力、献身精神、以及最重要的、群众日益增强的决心，将在不久的将来被调动起来，用于纠正一个不能容忍的错误，一个不可忍受的局面。如果正义是永恒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事业也是永恒的。

如果联合国的一个不法的、不听管教的、忘恩负义的成员，以前多亏联合国才能诞生，现在在三名被非法驱逐出境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回国的问题上竟敢给安理会脸上打了一记耳光，那么在讨论补偿一个受委屈的民族时，世人会怎样想呢？

在明显的不公正面前不可能中立。人们或则主持公道，或则向不公正屈服而置《人身保护令》、日内瓦公约以及与国际法有关的一切于不顾。这只能说是故意使安理会丧失能力，因而使整个联合国系统丧失能力。三十多年前出生的孩子已成长为一条能致人死命的毒龙，对世界和平和安全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几乎没有人——至少是没有公开地或没有许多人——承认是犹太复国主义无休止地侵略，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严重的经济病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发达的和发展中世界各国的经济，起点是1967年关闭苏伊士运河，发生连锁反应——我知道由于关闭运河，西方世界和使用那条运河的其他所有国家丧失了上百亿元——外加以色列拒绝从被占领的领土上撤出，导致了1973年战争及其后的经济后果。这种情况至今还看不出何时才会终止。全世界几千万人失业、发展中世界的发展受阻以及灾难性的通货膨胀深深影响着成千上万人民的生活，只不过是这个世界为贪得无厌的犹太复国主义扩张的后果所付的一部分代价而已。但以色列人对于给世界其他地方的援助被全面砍掉毫不介意，只要他们自己每年有巨额外援源源而来，维持他们的侵略政策并有进行破坏的巨大武器库——实际上是某一超级大国提供他们的装配工厂——慷慨地供给他们使他们能继续执行这种政策。对所有人来说，代价却是十分惊人的，但我还能说什么呢？——按照正常和合理的情况，本应坚定地站起来，不仅保卫受委屈

的巴勒斯坦人，也保卫全人类，然而却不这样作，除了胆小和神秘主义之外，是没有其他可以解释的。

杰出的哈利勒（希布伦）市伊斯兰法官，酋长拉贾卜·阿塔米米、哈利勒市尊敬的市长赛义德·法赫德·卡瓦斯玛和哈勒胡勒市的尊敬的市长穆罕默德·米勒希姆现在在我们中间，他们远道而来恳求按照安理会十天前的命令使他们返回家园的权利实现。应该让他们叙述他们和他们同胞们所受苦难的第一手材料才对。

我愿表达我国政府最诚恳的希望，但愿安理会这次不要再受到挫折以致对侵略者不施惩罚，对受害者正义不获伸张。

主席：谢谢约旦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以色列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大约 12 天以前，安理会召集会议演完了以色列的敌人在安理会上演的最新表演剧的第一幕。

第二幕的根基当时已精心打好；今天安理会正在恭恭敬敬地按照已为它准备好的脚本在演唱，我简直要说是合唱了。

“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戏台”——大概是这样。 但是，安全理事会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它绝不应成为一个戏台上演那些对我们那个地区的和平宣了战的人所编制的那一套一再演唱的戏剧。

安理会继续为厚此薄彼的道德标准所左右，为看东不看西的识见所蔽，它正在这样逐渐破坏其所剩无几的道德力量的基础。

恐怖分子使无辜者流血之时，安理会却视而不见，尤其明显的是，当一邦恐怖分子执意要毁灭联合国组织的一个会员国，使犹太人的鲜血流洒之时。

譬如，看一看大约一个月前在安理会发生的事情吧！ 1980年4月7日巴解恐怖分子在米斯加夫阿姆移民点犯下了可鄙的暴行，接着在安理会进行了一场辩论其结果是安理会通过了一项完全不公平的决议。 该项决议即1980年4月24日第467(1980)号决议，对婴儿被扣为人质及其中一名婴儿被杀害之事只字未提，更不用说给予评论了。 不仅如此，该决议反而用了大部分篇幅来申斥以色列，把责任都加在以色列身上。

同样，大约10天以前，在希布伦市发生谋杀六名犹太人、伤16名的残暴而卑怯的事件后通过了一项决议。 然而这项1980年5月8日第468(1980)号决议，丝毫不提那桩不可饶恕的丑恶暴行。 决议的任何读者若不了解所涉事件的背景情况，就会情有可原地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以为以色列政府突然在五月的一个明朗的日子里无缘无故蛮不讲理地决定将三名阿拉伯官员驱逐出希布伦和哈勒

胡勒，大家都知道，事实真象远不是那样的。

安理会为了要攻击以色列，对朱迪亚、萨马里亚和加沙地区的每一个事件都监听得非常详细，而对在全球范围内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许多险恶威胁却毫无反应。这方面的一个突击例子便是两星期前在阿富汗全国发生的对学生示威游行的血腥镇压。这次示威是由女中学生举行抗议游行开始的。游行蔓延到喀布尔大学的校园，苏联占领军就用直升飞机扫射示威群众，杀了近200名学生，残酷地把这次示威游行镇压了下去。如果安理会对朱迪亚和萨马里亚的作为可以当成什么标准的话，人们有理由期待安理会对苏联最近在阿富汗的残暴行径作出迅速的反应。

但是，既然安理会完全是看东不看西，这些合理的期待当然是不合时宜的。

如我1980年5月8日在安理会的发言中说过的，希布伦和哈勒胡勒两市市长和希布伦的宗教官员，承巴解和阿拉伯拒绝阵线国家的指令，过去三个月来一直积极地有组织地煽动当地的阿拉伯居民对以色列和以色列人进行暴力和颠覆行动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滥用了他们的官方职位，甚至领取和使用了巴解的资金来达到这些目的。他们因此对希布伦地区公共秩序的恶化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以致于发生了1980年5月2日的可憎暴行。

这三个人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他们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煽动性讲话，希布伦宗教官员则是在布道坛上进行煽动。他们鼓励进行暴力的抗议行为，一再号召他们所说的变言论为行动。

如果有任何人对他们的目的还抱有任何怀疑，他只需查看一下过去两星期来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就够了。

这三个人一到贝鲁特就由亚西尔·阿拉法特给予英雄一般的欢迎。自那以后他们不断地向新闻界发表强烈的自我暴露罪状的谈话。在沙特的《东园报》记者的一次来访中，这三个人都激烈地号召对以色列采取暴力武装行动。哈勒胡勒市长曾声称为了建立巴勒斯坦国家，他们要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在这之后他宣布，“我

们决不同犹太人共处……”。

第二天，这三个人又以同样的方式接见了科威特新闻社，宣布巴勒斯坦的解放不能从纽约、从华盛顿得到，而要通过枪杆子来实现。

第三天即5月13日，这三个人会见了约旦全国咨询会议的成员。据5月14日约旦报纸报导，希布伦市长重申了这一立场。除其他外，他号召集结阿拉伯兵力来对付以色列，希布伦宗教官员则号召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准备迎接战斗和胜利之日的到来，和使用石油武器来对付美国和以色列。

关于这三个人谈论对以色列的斗争和战争的用意，我们不可欺骗我们自己。正如我5月8日在安理会发言时指出的，他们在最近几个月来毫不隐讳他们谈话的用意所在。

例如，那位希布伦宗教官员在1980年3月24日的一次会议上号召进行一次圣战，以便在巴勒斯坦肃清外来的犹太人，并使整个巴勒斯坦回到伊斯兰军队手中。这位宗教官员说整个巴勒斯坦，他的意思是非常明确的，他继续说，犹太人应从雅法、海法、阿科和整个巴勒斯坦彻走。换句话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号召毁灭以色列国家的问题。不论对这三个人还在希布伦和哈勒胡勒任职的时候、还是自5月3日被放逐以后的言论和行动，都理所当然地只能作这种解释，决对没有任何其他的解释。

以色列政府曾一再警告这三个人不要坚持他们的煽动和颠覆性活动。在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导致了希布伦发生的极端的暴力行动后，以色列政府将他们驱除出境，这是以色列政府按其法律权限行事，而且是符合法律的。驱逐他们的根据是英国委任统治当局颁布的1945年《防务（紧急）条例》。条例第112条批准可以以犯人进行某些妨害安全的活动为理由判决驱逐出境。这些条例在约旦政府1967年6月4日以前统治朱迪亚和萨马里亚时已经生效，而且按照1907年《海牙条例》第43条和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第54条(1)的原则，这些条例在1967年6月4日以后仍然有效而不损害以色列关于《第四项日内瓦公约》不适用于现在

情况所持的众所周知的原则立场。

根据《防务条例》第112(1)条，

“〔地区长官〕有权下令……驱除任何人”。

第108条规定，军事长官如果认为保证公共安全需要或适宜时，可以发布驱逐令。

1948到1967年间，约旦占领当局曾毫不迟疑地引用这些条例，并据此行事，不仅进行，驱逐和流放，而且常将仅仅从事受到禁止的政治活动的人，如共产党的党员，个别地和大批地强迫递解出境，而那些人并没有卷入如希布伦和哈勒胡勒两市市长所进行的这种暴力煽动。

例如，1955年，在约旦占领下一位著名共产党人富阿德·纳赛尔被强迫放逐到约旦河东的荒野深处加阿法地方，后来又于1956年7月被驱逐到叙利亚。

1957年10月9日，亚美尼亚大主教德兰·纳苏扬，因进行政治活动被驱逐到黎巴嫩。

这种作法不仅继续到约旦占领朱迪亚和萨马里亚的最后时日，而且最近几年来还有驱逐出东岸的事例。例如，在1970年的“黑九月”约旦人无情地摧毁巴解在他们领土上的存在之后几个月，在1971年6月，约旦当局再次着手赶走了那些仍然留在约旦境内的巴解恐怖分子。1971年8月21日，当时的约旦首相瓦斯菲·塔勒透露，已从杰雷什和阿杰隆两地赶走了2,500名巴解恐怖分子。在那次行动中，另有47名恐怖分子于1971年7月22日从约旦监牢起解被逐到叙利亚。顺便提一句，大家还记得，巴解恐怖分子后来暗杀了瓦斯菲·塔勒，他们甚至饮他的血，公开炫耀他们的堕落行为。

还有，再举几个例子，1976年5月4日，有两个名叫易卜拉欣·巴克尔和伊撒特·艾尔克哈太布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驱逐到叙利亚。驱逐的理由没有公布，但完全可能是对约旦王国进行了颠覆活动。

我没听说安全理事会曾经开过任何会议来讨论这些和类似的驱逐事件。

安全理事会第 468(1980)号决议提到“1949 年的日内瓦公约”。这大概指的是 1949 年 8 月 12 日的《第四项红十字公约》而不是同年的《关于道路交通的日内瓦公约》。众所周知，以色列不承认《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可以在它所管辖的地区内正式适用，但它在事实上确实适用了该公约的人道主义条款，包括第 64(1)条所阐明的强调有必要保持当地现行刑法的原则。

那些要在本次事件中引用《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第 49 条的人，偏偏忘记了这样的事实，即这个公约纵然由于某种原因适用的话，安理会现在审议的情况，也是与第 49 条规定的情况截然不同的。这种不同可以从对这一条规定所发表的权威评注中得到明证，包括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持下由皮克特发表的评注。我们已不止一次地说明了第 49 条与现在的情况无关的道理，因此我不拟在此再次详细说明。

但是，即使那些想在以色列对朱迪亚和萨马里亚的管理上要以色列遵守 1907 年《海牙条例》的人，也必然了解，条例第 43 条使行政当局可以采取一切措施——我要强调的是“一切措施”——来“恢复和确保公共秩序和安全”。因此，以色列如果限制了言论、集会、表达意见的自由及其他的基本自由，那也完全是属于它自己的法律权利之内的事。尽管在朱迪亚和萨马里亚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挑衅，特别是以色列东面的阿拉伯邻邦日益发出好戏的叫嚣，以色列还是宁愿在朱迪亚、萨马里亚和加沙地区保持开明的行政管理。以色列容许通过自由选举出市长，尽管这些市长公开敌视以色列国。

希布伦和哈勒胡勒两市市长和希布伦的宗教官员，都是公职官员，受了信托应履行各种职责，包括维持他们各自管辖的市镇和宗教社会的公共秩序和安宁那项最基本的责任。这项职责不是虔诚希望就了事的，而是 1955 年第 29 号的约旦市政委员会法律中规定的法律要求，它强调市长有义务为全市的福利和公共秩序而尽职。

不言而喻，一位市长或宗教官员故意背离本分，倒行逆施，并且怂恿各自的社团进行暴力、骚动、捣乱和恐怖等行为，他就是破坏了履行各种公共职责的权力根源。

面对了煽动暴力和恐怖行为的活动，任何管理当局都有义务在现行法律的范围內采取措施加以制止。

以色列在这三个人的活动导致对公共秩序的公然血腥破坏之前，一直未对他们采取这样的行动。只有在这时，以色列才采取行动来恢复和维持公共秩序，除其他目的外，希望防止再度发生象今年5月2日在希布伦发生的那种暴行。

正如安理会各成员国所知，就希布伦和哈勒胡勒两市市长及希布伦宗教官员的放逐问题，在以色列最高法院为他们提出了诉讼。以色列最高法院今天作为一个高级法院开庭听询，已决定允许对此一申诉进行听询。

这本是安理会成员国完全知道的，但是即使人人都会认为这三个人提出法律诉讼是个非常有关系的事实，它们却故意不予置理。各成员国也知道，以色列法院和以色列的司法制度为自己建立了值得称羨的声誉。它们肯定堪与在联合国组织派有代表的大多数国家的法院，包括出席安理会的一些国家的法院相比，在许多情况下比它们的法院还要好。

因此，坚持安理会今天开这个会议的那些人再一次表明，指导他们考虑的不是法律、正义和诚意，而是他们那早为人知的成见，他们把这种固定的看法变成为对联合国组织经常性的政治操纵。但是，安理会当然不要求出席安理会的人都是手脚干净的。

安理会自今年二月份以来几乎不断地就阿以冲突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在进行辩论，总是断章取义，不顾冲突的全面真实情况。我们大家都知道，阿拉伯的和平敌人不管在这一策略中可能看到什么样别的好处，其目的的一直是——正如我在发言中一开始就说过的——阻止安理会处理当前世界上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威胁，而这种策略特别有利于苏联，苏联一直在鼓励这种策略，以便转移人们对它在

阿富汗正在进行的侵略和占领的注意力。

安理会今天的作为，完全适合以色列的敌人出于变态心理所摆布的几乎每周都要一次的圈套。我们大家今天听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约旦国家代表的发言，都会再次想起这种心理的长期变态，病源在他那种特定情况下，还表现为完全不能服从历史上的和现代的真理。联合国组织的许多会员国，包括安理会的成员国，早就知道这是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诸如厌战和妄想可以祈求阿拉伯石油神，他们宁愿不站出来反对无异是阿拉伯石油霸王们对安理会的经常骚扰。

事实确是这样，就在昨天，《纽约时报》还报导说，亚西尔·阿拉法特再次威胁西欧说，如果不依从他的要求，西欧的利益将受到严重的影响。

希布伦市长和他的两个同事一个相当时期中说的话完全一样。5月12日，这三个人在我已提到的接受科威特新闻社的采访时，明确号召对美国实行石油抵制第二天，在他们会见约旦全国咨询会议的成员时，希布伦市长又重申号召使用石油武器来对付美国，这是5月14日的约旦报纸报导的。

安理会完全知道，它经常受人骚扰和摆布。因此，它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一种奇怪的方法：仓促通过由外面口授而缺乏正式倡议的决议，而且，如果有可能，就不经任何辩论。

人们本来希望，这种迅速处理阿以冲突这些次要的和第三等重要的问题的目的是为安理会扫清道路，使它早日审议如阿富汗，伊朗，柬埔寨，两个也门，非洲各地包括非洲之角、乍得和西部撒哈拉的战火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真正威胁，或古巴难民和国际恐怖主义的问题。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期望当然都是完全不现实和谈不上的。这只能进一步表明安理会处理其议程上这个事项的虚伪本质。

在这种情况下，对待出于虚伪、偏见和不公平想法的决议，只能还其本来面目即这些决议乃是虚伪、偏见和不公平想法的产物。

下午1时15分散会